



新書
+
5



伊
1735
79



特
1735
79



晉書八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王遜



此係明八年治
州八年明八年治
州八年明八年治
州八年明八年治



王遜字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為吏部令史轉殿中將軍累

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去是郡中所
產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
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
孟固陳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慙包胥無
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
乃以遜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便之鎮遜與孟俱行道遇
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
糾厲收聚離散專杖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遙舉董聯為秀才

建寧功曹周悅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既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爲刺史事覺竝誅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柯爲平夷郡分朱提爲南廣郡分建寧爲夜郎郡分永昌爲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爲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雋太守李釗爲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爲越雋太守李雄遣李驥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驥等又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驥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群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

衝冠爲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諡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爲寧州徵堅還京病卒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

蔡豹

蔡豹字士宣陳畱圉城人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之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歷河南丞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爲振武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初祖逃爲徐州豹爲司馬素易豹至是逃爲豫州而豹爲徐州俱受征討之寄逃甚愧之是時太山太守徐龕與彭城內史劉遐同討反賊周撫於寒山龕將于藥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太山叛自號安北將軍兗州刺史攻破東莞太守侯史旄而據其塢

石季龍伐之龔懼求降元帝許焉既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
伏都張景等數百騎助龔詔征虜將軍羊鑒武威將軍侯禮臨淮
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鴛等與豹共討之諸將畏悞頓兵下邳不敢
前豹欲進軍鑒固不許龔遣使請救於勒勒辭以外難而多求於
龔又王伏都等淫其室龔知勒不救且患伏都等縱暴乃殺之復
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納勅豹鑒以時進討鑒及劉遐等竝疑憚
不相聽從互有表聞故豹久不得進尚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
淮北征軍已失不速今方盛暑且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
人守阨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
書云寧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不了乃進大
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狡猾故成擒耳未戰
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據賊壘威勢既振不可退

一步也於是遣治書御史郝嘏爲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逕進鑒
執不聽協又奏免鑒官委豹爲前鋒以鑒兵配之降號折衝將軍
以責後効豹進據下城欲以逼龔時石季龍屯鉅平將攻豹豹夜
遁退守下邳徐龔襲取豹輜重於檀丘將軍留寵陸黨力戰死之
豹旣敗將歸謝罪北中郎王舒止之曰胡寇方至使君且當攝職
爲百姓障扞賊退謝罪不晚也豹從之元帝聞豹退使收之使者
至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爲他難率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
豹送至建康斬之尸于市三日時年五十二豹在徐土內撫將士
外懷諸衆甚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無子兄子裔字元子散
騎常侍兗州刺史高陽鄉侯殷浩北伐使裔率衆出彭城卒於軍

羊鑒

羊鑒字景期太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煒歷太僕充徐二州

刺史鑿爲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時徐龕反叛司徒王導以鑿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北討鑿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鑿亦表謂鑿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強啓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導以舉鑿非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鑿斬刑元帝詔以鑿太妃外屬特免死除名久之爲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鑿敦舅又素相親黨微被嫌責及成帝卽位豫討蘓峻以功封豐城縣侯徙光祿勳卒

劉胤

劉胤字承胤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士咸慕之舉賢良辟司空掾竝不就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州刺史王浚留胤表爲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於石勒胤言於續

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蕢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強也高祖縞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胤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爲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之胤仍求自行續厚遣之旣至元帝命爲丞相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胤聞石季龍攻厭次言於元帝曰北方方鎮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爲季龍所制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遣

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胤交甚欽貴之請爲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爲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胤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咸和初爲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蘓峻作亂溫嶠率衆而下留胤等守湓口事平以勲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胤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胤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郟鑿咸云胤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問王悅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怙之性卧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悅曰聞溫平南語家公云連得惡夢思見代者尋云可用劉胤此乃溫意非家公也是時朝廷

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胤官書始下而胤爲郭默所害年四十九子赤松嗣尚南平長公主位至黃門郎義興太守

桓宣

桓宣譙國鉅人也祖詡義陽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開濟篤素爲元帝丞相舍人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衆數千人帝以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爲參軍使就平雅平雅遣軍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卽其所部使扞禦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爲參軍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奈何打破乂曰卿能保頭不而惜大鑊邪平大怒於坐斬

又阻兵固守歲餘逃攻平殺之而雅據譙城逃以力弱求助於含
含遣宣領兵五百助逃逃謂宣曰卿先已說平雅信義大著於彼
今復爲我說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復單馬從
兩人詣雅曰祖逃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爲援前殷又輕薄非豫
州意今若和解則忠勲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遣
猛將以卿烏合之衆憑阻窮城強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
全也願善量之雅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諉逃少日雅便自詣
逃逃遣雅還撫其衆雅僉謂前數罵辱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自
守逃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雅卽斬異已者遂出降未幾石勒別
將圍譙城含又遣宣率衆救逃未至而賊退逃留宣討諸未服皆
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之棄譙城也宣以牋諫不從由是石勒遂
有陳畱及約與蘇峻同反宣謂祖智曰今強胡未滅將戮力以討

之而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威
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戎白約求人約知宣必諫
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邵陵人陳光率部落數百家降宣宣皆
慰撫之約遷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營於馬頭山值祖煥
欲襲湓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煥遣衆攻宣宣使戎求救於寶寶擊
煥破之宣因投温嶠嶠以戎爲參軍賊平宣居於武昌戎復爲劉
胤參軍郭默害胤復以戎爲參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於宣宣
僞許之西陽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
王隨曰宣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邪嶽詡乃遣隨詣宣以觀之隨
謂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與
隨俱迎陶侃辟戎爲掾上宣爲武昌太守尋遷監沔中軍事南中
郎將江夏相石勒荊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

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載鉏耒於輶軒或親芸穫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爲次於祖逖周訪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會侃薨後庾亮爲荊州將謀北伐以宣爲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馬王愆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爲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圍退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沒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討更以宣爲都督司梁雍三州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甚有稱績庾翼

遷鎮襄陽令宣進伐石季龍將李罷軍次丹水爲賊所敗翼怒貶宣爲建威將軍使移戍峴山宣望實俱喪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愆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爲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愆期宣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追贈鎮南將軍戎官至新野太守伊字叔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陽尹中領軍護軍將軍長社侯伊有武幹標悟簡率爲王濛劉惔所知頻叅諸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叅軍時苻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場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綏御有方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賊別將王鑒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修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伊性

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
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名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
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
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
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
女婿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
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
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
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迁卽吹爲
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
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
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旣

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
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
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
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沖
卒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
節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寬卹爲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
歲不登令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
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在任累
年徵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
加散騎常侍諡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爲表令死乃上之
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
放散于時收拾敗破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修整今六合雖一

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効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
泉壤謹奉輪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並在尋陽請勒所屬領受
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仍受其所上之鎧子肅之嗣卒子陵
嗣宋受禪國除伊弟不才亦有將略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徙江夏伺
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
爲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澠口伺與同輩柳寶布
興合衆討之不尅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
督加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
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澠陽縣而貫焉其後陳敏作
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

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荊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
進討破之敏恢旣平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
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
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
何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
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口及陶侃來戍夏
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弢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
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
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
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
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興中陳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
抄掠侃遣伺爲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

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閭晉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槽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閭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襲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侃爲荊州侃故將鄭攀馬儁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廙忌戾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涓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距廙旣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景造謀距廙因斬之降軌等廙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揚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廙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

道襲揚口耳宐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爲曾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黨馬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旣入賊舉鋌摘伺伺逆接得鋌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曾遣說伺云馬儁等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甌山時王廙與李桓杜曾相持累戰甌山下軍士數驚喚

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因葬甌山

毛寶

子穆之 安之 孫瑛 宗人德祖

毛寶字碩真滎陽武人也王敦以爲臨湘令敦卒爲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宐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同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邪便宜急遣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寶領千人爲嶠前鋒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一作人虜殺萬計約用大飢嶠嘉其勲

上爲廬江太守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湓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爲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卽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械濫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寶進攻祖約軍次東闕破合肥尋召歸石頭陶侃溫嶠未能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強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

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蹙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畱不去峻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鬪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千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爲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與亮司馬王愨期等救桓宣於章山擊賊將石遇破之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請以授寶於是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季龍惡之乃遣其子鑿與其將夔安李菟等五萬人來寇張裕渡三萬騎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峻等率左右突圍出

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亮哭之慟因發疾遂薨詔曰寶之傾敗宜在貶裁然蘇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之可也其後公卿言寶有重勲加死王事不宜奪爵升平三年乃下詔復本封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寶二子穆之安之

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以桓溫母名憲乃更稱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風安西將軍庾翼以爲參軍襲爵州陵侯翼等專威陝西以子方之爲建武將軍守襄陽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信杖者爲輔弼乃以穆之爲建武司馬俄而翼薨大將于瓚戴羲等作亂穆之與安西長史江彪司馬朱燾等共平之

桓溫代翼復取爲參軍從溫平蜀以功賜次子都鄉侯尋除揚威將軍穎川太守隨溫平洛入關溫將旋師以謝尚未至留穆之以二千人衛山陵升平初遷督寧州諸軍事揚威將軍寧州刺史以桓溫封南郡徙穆之爲建安侯復爲溫太尉叅軍加冠軍將軍以所募兵配之溫伐慕容暉使穆之監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川及溫焚舟步歸使穆之督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本官如故袁真以壽陽叛溫將征之穆之以冠軍領淮南太守守歷陽真平餘黨分散乃以穆之督揚州之江西軍事復領陳郡太守俄而徙督揚州之義成荊州五郡雍州之京兆軍事襄陽義成河南三郡太守將軍如故尋進領梁州刺史頃之以疾解職詔以冠軍徵還符堅別將冠彭城復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鎮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內史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爲戍在近畿無復軍警不宜加

節上疏辭讓許之符堅別將圍襄陽詔穆之就上明受桓沖節度沖使穆之游軍沔中穆之始至而朱序陷沒引軍還郡堅衆又寇蜀漢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奔退沖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軍事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以子球爲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堅至于巴西郡以糧運乏少退屯巴東病卒追贈中軍將軍諡曰烈子珍嗣位至天門太守珍弟璩璩璿璿璿璿最知名

璩字叔連

一作璿

弱冠右將軍桓豁以爲參軍尋遭父憂服闋爲謝

安衛將軍參軍除尚書郎安復請爲參軍轉安子琰征虜將軍淮淝之役苻堅迸走璩與田次之共躡堅至中陽不及而歸遷寧朔將軍淮南太守尋補鎮北將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之

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司馬龍驤將軍譙梁二郡內史尋代郭銓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安帝初進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爲梁州刺史王昇據涪郭法成宕渠師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率衆次於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愨亮自桓玄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兇逆肅清荆郢者便當卽授上流之任初璩弟寧州刺史璠喪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修之時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使人蜀旣而修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

沒江陵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述之皆病約之詣振僞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保涪陵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距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詔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於國危益州刺史據體識弘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于近畿匡翼之勲寔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讚蕃牧蒙險夷難可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尉瑾爲持節監梁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略陽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陵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叅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瑾留府

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略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熒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及瑗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璩子弘之嗣義熙中時延祖爲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乖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結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論璩討桓玄功追封歸鄉公千五百戶又以祐之斬功封夷道縣侯自寶至璩三葉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爲輩而人物不及也瑾子修之頻歷清顯至右衛將軍從劉裕平姚泓後爲安西司馬沒於魏

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撫軍參軍魏郡太守簡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阼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宮中尋拜游擊將軍時庾希入京口朝廷震動命安之領城門諸軍事尋武卽位妖賊盧悚突入殿廷安之聞難率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旣而左衛將軍殷康領軍將軍桓祕等至與安之并力悚因勦滅遷右衛將軍定后崩領將作大匠卒官追贈光祿勳四子潭泰邃遁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泰歷太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參軍與邃俱爲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之討盧悚勳賜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常宴泰家旣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脚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隙及元顯敗泰時爲冠軍將軍堂邑太山二郡太守邃爲游擊將軍遁爲太傅主簿桓玄得志使泰收元顯送于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歐辱俄並爲玄所殺惟遁被徙廣州義熙初得還至宜都太守 德祖璩宗人也父祖並没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攜南渡皆有武幹荊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爲建武將軍始

平太守又徙涪陵太守盧循之役道規又以為參軍伐徐道覆於始興尋遭母憂劉裕伐司馬休之版補太尉參軍義陽太守賜爵遷陵縣侯轉南陽太守從劉裕伐姚泓頻攻滎陽扶風南安馮翊數郡所在剋捷裕嘉之以為龍驤將軍秦州刺史裕留一死第二子義真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以德祖為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從義真還裕以德祖督河東平陽二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坂及河北覆敗德祖全軍而歸裕方欲蕩平關洛先以德祖督九郡軍事冠軍將軍滎陽京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灌陽縣男尋遷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戍武牢為魏所沒德祖次弟疑疑弟辯並有志節疑死於盧循之難辯沒於魯宗之役並奮不顧命為世所歎

劉遐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為塲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間道遣使受元帝節度朝廷嘉之璽書慰勉以為龍驤將軍平原內史建武初元帝令曰遐忠勇果毅義誠可嘉以遐為下邳內史將軍如故初沛人周堅一名撫與同郡周默因天下亂各為塲主以寇抄為事默降祖逖撫怒遂襲殺默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太山太守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詔徙遐為臨淮太守徐龕復反事平以遐為北中郎將兖州刺史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陽尹溫嶠追含至于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不可因亂為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事平以功

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中郎將徐州刺史假節代王邃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北將軍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鑒以郭默爲北中郎將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史迭下咸李龍等不樂他屬共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諸郡討之默等始上道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將士數百掩襲遐營迭等逃走斬田防及督護下咸等追斬迭龍于下邳傳首詣闕遐母妻子參佐將士悉還建康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得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肇襲爵官至散騎侍郎肇卒子舉嗣卒于遵之嗣卒子伯齡嗣宋受禪國除

鄧嶽

鄧嶽字伯山陳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爲嶽後竟改名爲

岱焉少有將帥才略爲王敦參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太守王含構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含敗嶽與周撫俱奔蠻王向蠶後遇赦與撫俱出久之司徒王導命爲從事中郎後復爲西陽太守及蘓峻反平南將軍溫嶠遣嶽與督護王愆期鄱陽太子紀睦等率舟軍赴難峻平還郡郭默之殺劉胤也大司馬陶侃使嶽率西陽之衆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錄前後勲封宜城縣伯咸康三年嶽遣軍伐夜郎破之加督寧州進征虜將軍遷平南將軍卒子遐嗣

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桓溫以爲參軍數從溫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爲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爲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枋頭之役溫旣懷恥忿且忌憚遐之勇果因免遐官尋卒寧康中追

贈廬陵太守嶽弟逸字茂山亦有武幹嶽卒後以逸監交廣州建威將軍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朱序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燾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爲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勲反桓溫表序爲征討都護往討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兖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弘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爲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擒之事訖還兖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衆苦攻之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毋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

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堅殺伯護徇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爲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衆距之時堅大兵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已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小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衆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轉揚州豫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後丁零翟遼反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兖青二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帝許焉翟遼又使其子釗寇陳穎序還遣秦膺討釗走之拜征

虜將軍表求運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匹以資軍費詔聽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帝遣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楊佺期南陽太守趙睦各領兵千人隸序序又表求故荊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頃并穀八萬斛給之仍戍洛陽衛山陵也其後慕容永率衆向洛陽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僞將王次等相遇乃戰於沁水次敗走斬其支將勿支首參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永歸上黨時楊楷聚衆數千在湖陝聞永敗遣任子詣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二旬聞翟遼欲向金墉乃還遂攻翟釗於石門遣參軍趙蕃破翟遼於懷縣遼宵遁序退次洛陽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門序仍使子略督護洛城趙蕃爲助序還襄陽會稽王道子以序勝負相補不加褒貶其後東羌校尉竇衝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

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之衝據長安東釗勳散走序以老病累表解職不許詔斷表遂輒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不問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荐臻外虞不息經略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宣胤服勤於太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騫乎咸和之後雖人不逮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災流瀍澗覆類玄虬興微鴻雁鼓鞞在聽兔豎有作赴赴羣英勤茲王略

西川中鳳崗
氏圖印

西川中鳳崗
氏圖印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為孝廉除佐著作即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即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

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
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
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爲中
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
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
職母遺言令塋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塋竟被貶議初譙
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
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
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頽等上表曰晉漢
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
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誠明
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

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
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此

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郫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
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
一无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
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
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相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
玄道遂明一作名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出耳太康中蜀土荒饑
開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
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爲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
何爲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也梁王彤爲丞相引爲從事中

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旃小鄣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爲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疆場閱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碧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啟符大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久長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之失也瓘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稍遷公車司馬令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

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

間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頤究竒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况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勃一作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祕書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群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祕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睢旣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

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

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艸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宋作盜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旣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于家隱兄瑚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爲冠軍叅軍積

功累遷游擊將軍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掖時上官已縱暴珣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爲所害

虞預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白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跌衆鼓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琛命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繇薄斂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一作史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

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轉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塗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食況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列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減損嚴爲之防琛善之卽皆施行太守紀瞻到預復爲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名爲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諫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

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
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
愚謂爲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讎賤必
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
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于水而秦兵退舍今天
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
帛未資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
也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
撥亂之運非武不剋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
獫狁爲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
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
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州

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卽寇竊之幸脫陛下登
阼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
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
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淠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
方復加戮龕之小醜何足不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
可不爲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
逃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諮之群
公博舉於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料冗
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裁出觀供
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
鑑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況臣得廁朝堂
之末蒙冠帶之榮者乎轉琅邪國常侍遷秘書丞著作郎咸和初

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曰臣聞天道貴信他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生植萬物人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電推恩象於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間者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遠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其檟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爲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徭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衆官拜授祖贈轉相夸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流洎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修德以消桑穀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膏應以信順天祐乃隆臣學見淺闇言不足採從平王含賜爵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爲諮議叅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

仍領著作以年老歸卒于家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爲過衰周之時著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叅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轉叅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

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諮議叅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翼留盛爲叅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惶遽盛部分諸將并力距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効之盛與溫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得盛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

理正咸稱良史焉旣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

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

一作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

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放潛字齊由爲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逼以爲諮議叅軍固辭不就以憂卒

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竒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

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太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終於長沙相

于寶

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丹揚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平杜弼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艸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書著爲令典垂之無窮宜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勲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勲務以實錄爲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勅佐著作郎于寶等漸就撰集元帝

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古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常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既博採異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目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

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群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於世

鄧粲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絜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竝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麟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亦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卧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

謝沉

謝沉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吳翼正都尉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命爲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並不就會稽內史何充引爲叅軍以母老去職平

西將軍庾亮命爲功曹征北將軍蔡謨版一作爲叅軍皆不就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卽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並沉稱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會卒時年五十二沉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云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荆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曰世祀方永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

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千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竝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旣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旨左遷戶曹叅軍時有桑門釋道安峻辯有

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旣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溫弟祕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旣罷郡歸與祕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斐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瓌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

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其風期後邁如此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符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旣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天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

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
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
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
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
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
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竒莫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
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
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
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
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旣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
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埽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
跨中嶽樹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旣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

之靈武冠世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
勲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疆吳混一宇宙
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
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
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
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
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
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
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
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
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
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

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本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亡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旣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咎而足爲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

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爲代明矣況積勲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竒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一年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閭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卽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事而託僞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晉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

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則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

子辟強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為兗州辟從事譙王恬為鎮北補參軍

孝武世除祕書郎典校祕書省增置省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尚書令王珣深相欽重舉為祠部郎會稽世子元顯時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為議廣常以為愧焉元顯引為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為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記室封樂成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儵為疇古臣等參詳宜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是勅廣撰集焉遷驍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大司農仍今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祕書監初桓玄篡位帝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

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歔歔因辭衰老一作耄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年七十四卒于家廣答禮問行於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臣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旣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率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胤研機載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穿窬王氏雖勒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葺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

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爲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逡巡於僞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巖巖孤峙彪溥勵節摘辭綜理王恧雅才虞慙惇史于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鈇異聞無紀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冊共傳遙祀

晉書八十二 列傳五十二 終

晉書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顧和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曾祖容吳荊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顛遇之和方擇蠶夷然不動顛旣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曷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和常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咎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寔爲海內

東川中鳳臺氏書印

東川中鳳臺氏書印

之後由是遂知名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咨嗟稱善累遷司徒掾時東海王冲爲長水校尉妙選僚屬以沛國劉耽爲司馬和爲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太寧初王敦請爲主簿遷太子舍人車騎參軍護軍長史王導爲揚州請爲別駕所歷皆著稱遷散騎侍郎尚書吏部司空郗鑒請爲長史領晉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賊汙百萬付法議罪并免尚書傅玩郎劉備官百僚憚之遷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有十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

獨上疏以爲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勲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爲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爲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轉吏部尚書頻徙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卽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爲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親行禮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勅喻特聽暮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旣練衛將軍褚裒上疏薦和起爲尚書令遣散騎郎喻旨和每見逼促一作催輒號咷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祇王命盖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分祇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議耳帝又下詔曰百揆務殷

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
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禮況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
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
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內史收涇令
陳幹殺之有司以尚違法糾黜詔原之和重奏曰尚先効姦賊罪
入甲戌赦聽自首減死而尚近表云幹包藏姦猾輒收行刑幹事
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按尚蒙親賢之舉荷文武之任不能
爲國惜體平心聽斷內挾小憾肆其威虐遠近怪愕莫不解體尚
忝外屬宥之有典至於下吏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寢其奏時
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爲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禮所以軌
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
之道也爲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

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爲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疎屬
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訐其過
厚談者莫以爲非則政道陵遲由于禮廢憲章頽替始於容違若
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祇王命應如貶黜詔從
之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撓永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
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
四追贈侍中司空諡曰穆子淳歷尚書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左
衛將軍

袁瓌

子喬

喬孫山松

瓌弟猷從祖準

準孫耽

耽子質

質子湛

約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煥之曾孫也祖父並早卒瓌
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爲江淮間縣拜呂令轉江都因南渡元帝
以爲丹楊令中興建拜奉朝請遷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旣爲

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瓌與博士傅純議以爲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引爲諮議參軍俄爲臨川太守敦平爲鎮南將軍下敦軍司尋自解還都游於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散騎常侍徙大司農尋除國子祭酒頃之加散騎常侍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瓌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代明禮樂以流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旣興文史載煥端委垂於南蠻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聘魯聞雅而歎韓起適魯觀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於斯爲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頽庠序之禮有關國學索然墳籍莫啟有心之徒抱

志無由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詠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靜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然一作焉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畱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以年在懸車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光祿大夫諡曰恭子喬嗣喬字彥叔初拜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溫請爲司馬除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桓溫鎮京口復引爲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性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況策名人臣而交媒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

好請於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歧路之感楊朱興歎况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權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任親杖賢達以納善爲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爲得禮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溫謀伐蜀衆以爲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胸心然後舉無遺筭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尅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

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闕覲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晉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餽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爲然卽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旣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萬餘溫自擊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溫甚悼愴之追贈益

州刺史謚曰簡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于世
子方平嗣亦以軌素自立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琅邪太守卒子山

松嗣

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矜情秀遠善音樂舊
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
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相伊能挽歌及山松
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爲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
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歷
顯位爲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被害

猷字申甫少與瓌齊名代瓌爲呂令復相繼爲江都由是俱渡江
瓌爲丹楊猷爲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論者美之歷位侍中衛尉卿
猷孫宏見文苑傳

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子冲字景玄光
祿勳冲子耽

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倜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于博徒
資產俱盡尚書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
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
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表彥道也遂就局
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表彥道不
其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爲參軍隨導在石頭初路永匡術
賈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說峻誅大臣峻既不
納永等慮必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說路永使歸順峻平封秭歸
思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耽
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強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

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尋復爲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十五子質

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世並以道素繼業惟其父耽以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官歷琅邪內史東陽太守質子湛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冲粹自立而無文華故不爲流俗所重時謝混爲僕射范泰贈湛及混詩云亦有後出雋離羣頗騫翥湛恨而不答自中書令爲僕射左光祿大夫晉寧男卒於官湛弟豹

豹字士蔚博學善文辭有經國材爲劉裕所知後爲太尉長史丹楊尹卒

江適

從弟灌子績

江適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曾祖蕤譙郡太守祖允蕪湖令父濟安東參軍適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由是獲當時之譽避蘇

峻之亂屏居臨海絕棄人事翦茅結宇耽翫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佐著作郎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爲參軍何充復引爲驃騎功曹以家貧求試守爲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適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朝廷嘉之州檄爲治中轉別駕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爲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修復洛陽經營荒梗適爲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委適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適擊之適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令兵非不情而衆少於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少敗及桓溫奏廢浩佐吏適遂免頃之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

長兼侍中穆帝將修後池起閣道道上疏曰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鴈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爲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勞爲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餽河洛

兵不獲戢運戍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爲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疑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沖素刑乎萬國韶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守以無爲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義農俯尋周孔其爲逍遙足以尊道德之輔親搢紳之秀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庶績惟疑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群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止復領本州大中正升平末遷太常道累讓不許穆帝崩山陵將用寶器適諫曰以宣皇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

器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糈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宮始用寶劍金鳥此蓋太妃罔已之情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爲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與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艸其制適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羣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青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

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祇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寔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適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參之時事今強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僭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爲沴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肯求已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

則神必有號祀必有義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啓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頤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勅撰定道又陳古義帝乃止道在職多所匡諫著阮籍序贊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子蔚吳興太守

灌字道群父曹尚書郎灌少知名才識亞于道州辟主簿舉秀才爲治中轉別駕歷司徒屬北中郎長史領晉陵太守簡文帝引爲撫軍從事中郎後遷吏部郎時謝奕爲尚書銓叙不允灌每執正不從奕託以他事免之受黜無怨色頃之簡文帝又以爲撫軍司馬甚相賓禮遷御史中丞轉吳興太守灌性方正視權貴蔑如也爲大司馬桓溫所惡溫欲中傷之徵拜侍中以在郡時公事有失追免之後爲秘書監尋復解職時溫方執權朝廷希旨故灌積年不調溫末年以爲諮議參軍會溫薨遷尚書中護軍復出爲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子績

績字仲元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安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爲會稽王導子驃騎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參軍出爲南郡相會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顓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爲言績終不爲之屈顓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脇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爲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爲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

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啓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
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聞而謂衆
曰江績車胤間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而績卒朝野悼之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
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
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一作覽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
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
曲之譽桓溫在荊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爲主簿稍
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
名於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
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寧康初以胤爲中書侍郎關內侯孝

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
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陽尹王混擿句時論榮之
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其後年議
郊廟明堂之事胤以明堂之制旣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
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旣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
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
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爲護軍
將軍時王國寶諂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坐啓以道子爲丞相加殊
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一作升成王之地
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宏爾必大忤上意乃稱
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隆安初爲吳興太守秩中二
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楊尹頃之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

胤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俄而胤卒朝廷傷之

殷顓

殷顓字伯通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顓性通率有才氣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爲南蠻校尉莅職清明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顓欲同舉顓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顓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爲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旣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顓言爲非顓見江績亦以正直爲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已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顓曰兄病殊爲可憂顓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爲慮勿以我爲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顓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顓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別有傳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剡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後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楊尹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閣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爲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

雅拜少傅迥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頹弊無復廉恥然少傅之任朝
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
繖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
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
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
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
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
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
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
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
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
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

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外携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
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
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長子準之
散騎侍郎次協之黃門次少卿侍中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溺王綱於拱默撓國步於清虛骨體
騫諤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違顯命山南獻誠讜而振
頽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
權臣績敢危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無懼心仲堪反
常之舉殷覲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悅哀挽於軒
冕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經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
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贊曰顧生軌物屢申誠讜表子崇儒拯斯頽喪迨績剛譽車殷忠

壯瞻言遺直莫之能尚

晉書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終

晉書八十三

晉書八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晉書八十四

王恭

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
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為人
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
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
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為佐著作
郎歎曰仕官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為祕書丞轉
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
為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
陳郡袁悅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嘗集

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珽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爲辭而寔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懷棟雖新便有忝離之歎矣時國寶從第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

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閣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爲已府讒疾二昆甚於讐敵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運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亡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與甲

誅君側之惡臣雖鴛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虛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剋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緘爲書內箭箠中合鎔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緘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

通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曰謂牢之曰事剋卽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暉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驛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強強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

懼其有變卽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與兄子祕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髻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諡曰忠簡爽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

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腰斬湖浦尉及錢強等恭庶子曇亨宋義熙中爲給事中

庾楷

庾楷征西將軍亮之孫會稽內史羲小子也初拜侍中代兄準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隆安初進號左將軍時會稽王道子憚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爲江州督豫州四郡以爲形援楷上疏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詔不許時楷懷恨使子鴻說王恭以譙王尚之兄弟復握機權勢過國寶恭亦素忌尚之遂連謀舉兵事在恭傳詔使尚之討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尚之戰于慈湖方大敗被殺楷奔于桓玄及玄等盟于柴桑連名上疏自理詔赦玄等而不赦恭楷楷遂依玄玄用爲武昌太守楷後懼玄必敗密遣使結會稽世子元顯若

朝廷討玄當爲內應及玄得志楷以謀泄爲玄所誅

劉牢之

子敬宣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爲征虜將軍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縣字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及堅將句難南侵玄率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船遷鷹揚將軍廣陵相時車騎將軍桓沖擊襄陽宣城內史胡彬率衆向壽陽以爲冲聲援牢之領卒二千爲彬後繼淮肥之役苻堅遣其弟融及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石不敢進堅將梁成

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成阻澗列陣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將軍彭城內史以功賜爵武崗縣男食邑五百戶牢之進屯鄆城討諸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時苻堅子丕據鄴爲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趣輜重稍亂爲垂所擊牢之敗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不救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還頃之復爲龍驤將軍守淮陰後進戍彭城復領太守祿賊劉黎僭尊號於皇丘牢之討滅之苻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太山

太守羊遵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
牢之引還釗還牢之進平太山追釗於鄆城釗走河北因獲張遇
以歸之彭城祆賊司馬徽聚黨馬頭山牢之遣參軍竺朗之討滅
之時慕容氏掠廩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牢之不能救坐畏懦
免及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爲府司馬領南彭城內史加輔國
將軍恭使牢之討破王厥以牢之領晉陵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
及檄至京師朝廷裁國寶王緒自謂威德已著雖杖牢之爲爪牙
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才能深懷恥恨及恭之
後舉元顯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卽其位號牢
之許焉恭參軍何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故恭疑而
不納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牢之爲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
爲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旣死遂代恭爲都督充青

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軍事牢之本自小將一朝據恭位衆情不悅
乃樹用腹心徐謙之等以自強時楊佺期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
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于新亭玄等受
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及孫恩陷會稽牢之遣將栢寶率師救三
吳復遣子敬宣爲寶後繼比至曲阿吳郡內史栢謙已棄郡走牢
之乃率衆東討拜表輒行至吳與衛將軍謝琰擊賊屢勝殺傷甚
衆徑臨浙江進拜前將軍都督吳郡諸軍事時謝琰屯烏程遣司
馬高素助牢之牢之率衆軍濟浙江恩懼逃于海牢之還鎮恩復
入會稽害謝琰牢之進號鎮北將軍都督會稽五郡率衆東征屯
上虞分軍戍諸縣恩復攻破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
裕討之恩復入海頃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樓船千餘牢
之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難牢之率大衆而還裕兵不滿千人

與賊戰破之恩聞牢之已還京口乃走郁州又爲敬宣劉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名轉振元興初朝廷將討桓玄以牢之爲前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諮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深懷疑貳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洌洲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勲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勾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況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王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闇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況君見與無射鉤屢逼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

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惟君圖之牢之自謂握強兵才能策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穆說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從俄令敬宣降玄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陰謀誅之陳書法畫圖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顯既敗玄以牢之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乃歎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玄屯相府敬宣勸牢之襲玄猶豫不決移屯班瀆將北奔廣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距玄集衆大議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還京口拔其家夫期不到牢之謂其爲劉襲所殺乃自縊而死俄而敬宣至不遑哭奔于高雅

之將吏共殞歛牢之喪歸丹徒桓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復本官

敬宣牢之長子也智略不及父而技藝過之孫恩之亂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爲元顯從事中一先郎又爲桓玄諮議參軍牢之敗與

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夢丸土而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

丸既吞矣我當復本土也旬日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拜

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

州刺史鎮尋陽又擊桓亮苻宏於湘中所在有功安帝反政徵拜

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譙從一作反以敬宣督征蜀諸

軍事假節與寧朔將軍臧喜西伐敬宣入自白帝所攻皆剋軍次

黃獸與僞將譙道福相持六十餘日遇癘疫又以食盡班師爲有

司所劾免官頃之爲中軍諮議加冠軍將軍尋遷鎮蠻護軍安豐

太守梁國內史會盧循反以冠軍將軍從大軍南討循平遷左衛

將軍散騎常侍又遷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尋改鎮冀州爲其參軍

司馬道賜所害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參軍晉陵

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

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調補佐著作郎冠軍

謝玄鎮京口請爲參軍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爲長史厚任遇之仲

堪致書於玄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

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

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旣慨然經略將以救其塗

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願節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

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晉竟者必無懷感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寔所期於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梠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繫生離死絕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麇使秦西以之歸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傳其子禽獸猶不可離況於人乎夫飛鴉惡鳥也食桑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強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函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

爲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復領黃門郎寵任轉隆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已才而笑不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爲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荆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爲廊廟之寶而忽爲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仲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陝許之旣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夷夏頗安附之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海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

是果臨荊州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毆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所不當故同之毆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史咸服之時朝廷徵益州刺史郭銓犍爲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反仲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將軍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劔閣之隘寔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劔閣之內成敗與蜀爲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慮在後伏所以分

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爲習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盛陳事力之寡弱飭哀衿之苦言今華陽又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爲群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爲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垂謬號令不一則劔閣非我保醜類轉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管三郡全寔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浮沒蠻獠十不遺二加逐食鳥散資生未立苟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劔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慮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

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爲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許焉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一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讐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贈仲堪仲堪乃答之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雲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劔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

以正順爲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啓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玄屈之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粘一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管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

之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復降爲寧遠將軍安帝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不受初桓玄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爲盟主共興晉陽之舉立桓文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自荊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僞許恭而寔不欲下聞恭已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與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還初桓玄棄官歸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玄亦欲假其兵勢誘而悅之國寶之役仲堪旣納玄之誘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要從兄南蠻校尉顓南郡相江績等恢顓績並不同之乃以楊佺期代績覲自遜位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爲朝廷去年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舉勢無不剋而我去年緩師已失信於彼今而整棹晨征參其霸功於

是使佺期舟師五千爲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玄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軍追獲之佺期等進至橫江庾楷敗奔於玄譙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沒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新亭玄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乃迴師屯于蔡州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玄從兄修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爲江州佺期爲雍州黜仲堪爲廣州以桓修爲荊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迴軍仲堪恚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已衆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竝欲順朝命猶豫未決會仲堪弟適爲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期受朝命納桓修仲堪遑遽卽於蕪湖南歸使狗

於玄等軍曰若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系先領二千人隸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等大懼狼狽追仲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堪失職倚玄爲援玄等又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於尋陽結盟玄爲盟主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閉以將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忘用乃班師廻旆祇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時之宜將軍大議誠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卽撫所鎮釋甲休兵則內外寧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仲堪等並奉詔各旋所鎮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適等水軍七千至江西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適等敗走玄頓

巴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旣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內大饑以胡麻爲廩仲堪急召佺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玄爲玄所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鄴城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于柞溪弟子道護參軍羅企生等並被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於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爲診脉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子簡之載喪下都塋于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歿簡之食其內桓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没陣弟曠之有父風仕至剡令

楊佺期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没胡父亮少仕僞朝後歸國終於

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佺期沉勇果勁而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強
獷龕暴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
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齒欲因事際
以逞其志佺期少仕軍府咸康中領衆屯城固苻堅將潘猛距守
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陽苻
堅將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於皇天塢佺期擊走之佺期
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於洛陽進號
龍驤將軍以病改爲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唐邑太守督石頭
軍事以疾去職荊州刺史殷仲堪引爲司馬代江績爲南郡相仲
堪與桓玄舉衆應王恭庾楷仲堪素無戎略軍旅之事一委佺期
兄弟以兵五千人爲前鋒與桓玄相次而下至石頭恭死楷敗朝
廷未測玄軍乃以佺期代郗恢爲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

刺史仲堪玄皆有遷換於是俱還尋陽結盟不奉詔俄而朝廷復
仲堪本職乃各還鎮初玄未奉詔欲自爲雍州以郗恢爲廣州恢
懼玄之來問於衆咸曰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玄來恐難與爲
敵旣知佺期代已乃謀於南陽太守閻丘羨稱兵距守佺期慮事
不濟乃聲言玄來入沔而佺期爲前驅恢衆信之無復固志恢軍
散請降佺期入府斬閻丘羨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繕修城池
簡練甲卒甚得人情佺期仲堪與桓玄素不穆佺期屢欲相攻仲
堪每抑止之玄以是告執政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
以桓偉爲南蠻校尉佺期內懷忿懼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
堪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內疑其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適屯北塞
以駐之佺期勢不獨舉乃解兵隆安三年桓玄遂舉兵討佺期先
攻仲堪初仲堪得玄書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何以待敵

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無緣棄城逆走憂佺期不赴乃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乃率衆赴焉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乃不見仲堪時玄在零田佺期與兄廣擊玄玄畏佺期之銳乃渡卑馬頭明日佺期率殷道護等精銳萬人乘艦出戰玄距之不得進佺期乃率其麾下數十艦直濟江徑向玄船俄而迴擊郭銓殆沒銓會玄諸軍至佺期退走餘衆盡沒單馬奔襄陽玄追軍至佺期與兄廣俱死之傳首京都梟於朱雀門弟思平從弟尚保攷敬六逃于蠻劉裕起義始歸國歷位州郡攷敬爲人剽銳果於行事與佺期勸殷仲堪殺殷覲仲堪不從攷敬拔刃而起欲自出取仲堪苦禁乃止及爲梁州刺史常怏怏不滿其志經襄陽見魯之侍衛皆佺期之舊也攷敬愈憤見於辭色宗之參軍劉千期

於座面折之因大發怒抽劔刺千期立歿宗之表而斬之思平尚保後亦以罪誅楊氏遂滅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履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順勤王心乖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佺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

贊曰季伯懷功牢之總戎王因起釁劉亦慙忠殷楊乃武抽旆爭雄庾君含怨交鬪其中猗歟群采道睽心異是曰亂階非關臣事

晉書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劉毅 兄邁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光祿大夫毅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仕為州從事桓弘以為中兵參軍屬桓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玄毅討徐州刺史桓修於京口青州刺史桓弘於廣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北距義兵一作軍遇之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懼伏裕莫敢出鬪裕與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

魏川屯鳳崗氏甫固甫甫

駭京色謙等諸軍一時奔散玄既西走裕以毅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無忌劉道規躡玄玄逼帝及琅邪王西上毅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追及玄戰於崢嶸洲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走玄將郭銓劉雅等襲陷尋陽毅遣武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及玄歿桓振桓謙復聚衆距毅於靈溪玄將馮該以兵會於振毅進擊爲振所敗退次尋陽坐免官尋原之劉裕命何無忌受毅節度無忌以督攝爲煩輒便解統毅疾無忌專擅咎時論譴之毅復與道規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遣劉敬宣擊走之毅軍次夏口時振黨馮該成大岸孟山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毅督衆軍進討未至夏口遇風飄没千餘人毅與劉懷肅索邈等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

何無忌與檀祗列艦於中流以防越逸毅躬貫甲冑陵城半日而二壘俱潰生擒山客而馮該遁走毅進平巴陵以毅爲使持節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毅號令嚴整所經墟邑百姓安悅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桓蔚毅等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乘輿出營江津宗之又破僞將溫楷振自擊宗之毅因率無忌道規等諸軍破馮該於豫章口推鋒而進遂入江陵振聞城陷與謙北走乘輿反正毅執玄黨卞範之羊僧壽夏侯崇之桓道恭等皆斬之桓振復與苻宏自郟城襲陷江陵與劉懷肅相持毅遣部將擊振殺之并斬僞輔國將軍桓珍毅又攻拔遷陵斬玄太守劉叔祖於臨嶂其餘擁衆假號以十數皆討平之二州既平以毅爲撫軍將軍時刁預等作亂屯於湘中毅遣將分討皆滅之初毅丁憂在家及義旗初興遂墨經從事至是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以終喪禮曰

弘道爲國者理盡於仁孝訴窮歸天者莫甚於喪親但臣凡庸本無感槩不能隕越故其宜耳往年國難滔天故志竭愚忠覲然苟存去春鑾駕廻軫而狂狡未滅雖姦凶時梟餘燼竄伏威懷寡方文武勞弊微情未申顧景悲憤今皇威遐肅海內清蕩臣窮毒艱穢亦已具於聖德兼羸患滋甚衆疾互動如今寢頓無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語其事也亦可以沒乞賜餘骸終其丘墳庶幾忠孝之道獲宥於聖世不許詔以毅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安豐五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常侍如故本府文武悉令西屬以匡復功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督宣城軍事給鼓吹一部梁州刺史劉雅反毅遣將討擒之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爲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

震駭毅具舟船討之將發疾篤內外失色朝議欲奉乘輿北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修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尅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孰徐道覆聞毅將至建鄴報盧循曰劉毅兵重成敗繫一作繼此一戰宜併力距之循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與賊戰敗績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爲賊所虜輜重盈積皆棄之毅走經涉蠻晉飢困死亡至者十二三參軍羊邃竭力營護之僅而獲免劉裕深慰勉之復其本職毅乃以邃爲諮議參軍及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爲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臣聞天以盈虛爲運政以損益爲道

時否而政不革人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絕自頃戎車屢駭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殫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釐改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養以息務爲大武略以濟事爲先兼而領之蓋出於權事因藉旣久遂似常體江州在腹心之內憑接揚豫藩屏所倚寔爲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空蓋權爾耳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爲國恥况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嬰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白州郡邊江百姓遼落加郵亭險閼畏阻風波轉輸往復恒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處

十郡之中厲簡惠之政以及數年可有生氣而屬縣凋散示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止息亦謂應隨宜并合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莅以來甚有恤隱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示有遏防可卽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毅移鎮豫章遣其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俄進毅爲都督荆寧秦雍四州之河東河南廣平揚州之義城四郡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持節公如故毅表荆州編戶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準於是加督交廣一州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爲副劉裕以毅貳于已乃奏之安帝下詔曰劉毅傲狼凶戾履霜日久中間覆敗宜卽顯戮晉法含弘復蒙寵授曾不思愆內訟怨望滋甚賴宰輔藏疾特加遵養遂復推轂陝西寵榮隆泰庶能洗心感

遇革音改意而長惡不悛志爲姦究陵上雲下縱逸無度旣解督
任江州非復所統而輒徙兵衆略取軍資驅斥舊戍厚樹親黨西
府二局文武盈萬悉皆割留曾無片言肆心恣欲罔顧天朝又與
從弟藩遠相影響招聚剽狡繕甲阻兵外託省疾寔規伺隙同惡
相濟圖會荆郢尚書左僕射謝混憑藉世資超蒙殊遇而輕佻躁
脫職爲亂階扇動內外連謀萬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乃誅藩混
劉裕自率衆討毅命王弘王鎮惡蒯思等率軍至豫章口於江津
燔舟而進毅參軍朱顯之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毅鎮惡等攻陷
外城毅守內城精銳尚數千人戰至日昃鎮惡以裕書示城內毅
怒不發書而焚之毅異有外救督士卒力戰衆知裕至莫有鬪心
旣暮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毅衆乃散毅自北門單騎而走去江
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子姪皆伏誅毅兄模奔

於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毅剛猛沉斷而專肆狠愎與劉裕協成大
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怏怏不得志裕
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絕
歎以爲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謂郗僧施曰
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
斯言衆咸惡其陵傲不遜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而一作彌復憤
激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
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有東府聚檮
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
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
之因接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旣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
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

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
失內權又頗自嫌事計故欲擅其威彊伺隙圖裕以至於敗初江
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蹇先就府
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
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
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
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歿毅之
褊躁如此

邁字伯群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橫
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邁時
在坐謂玄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
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

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使邁下都以
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
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祛與邁爲三故知不死玄甚
喜以爲刑獄參軍後爲竟臨太守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
應之事泄爲玄所害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琅邪陽郡人也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
桓玄引爲參軍平西軍事尋以貪刻免及劉裕建義與之定謀爲
揚武將軍從裕討桓玄以功拜輔國將軍宣城內史于時桓歆聚
衆向歷陽長民擊走之又與劉敬宣破歆于芍陂封新淦縣公食
邑二千五百戶以本官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初慕容超寇
下邳長民遣部將徐琰擊走之進位使持節督青揚二州諸軍事

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本號及公如故及何無忌爲徐道
覆所害賊乘勝逼京師朝廷震駭長民率衆入衛京都因表曰妖
賊伐船集木而南康相郭澄之隱蔽經年又深相保明屢欺無忌
罪合斬刑詔原澄之及盧循之敗劉毅也循與道覆連旗而下京
都危懼長民勸劉裕權移天子過江裕不聽令長民與劉毅屯于
北陵以脩石頭事平轉督豫州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
淮南太守及裕討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詔以甲杖五十人入
殿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
所在殘虐爲百姓所苦自以多行無禮恒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
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爲亂問劉
穆之曰人間論者謂太尉與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
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固勸之曰

黥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毅之誅亦諸葛氏之懼可因裕未還以
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旣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機危今
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駱驛繼遣輜重兼行而下
前尅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旣而輕舟徑進潛入東府明
旦長民間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旡於幙中引長民進語素所
未盡皆說焉長民悅旡自後拉而殺之輿尸付廷尉使收黎民黎
民驍勇絕人與捕者苦戰而死小弟幼民爲大司馬參軍逃于山
中追擒戮之諸葛氏之誅也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焉初
長民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
毛修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
有毛脚不分明竒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
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刃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

晉書八十五
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
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鄉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
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鎮北將軍劉牢之卽其舅也時鎮
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會稽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
無忌爲國中尉加廣武將軍及桓玄害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
而出時人義焉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
旨甚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舊請蒞
小縣靖之白玄玄不許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嘗爲劉牢之參軍
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
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

雖彊易弱正患事主得難耳無忌曰天下艸澤之中非無英雄也
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
推結遂共舉義兵襲京口無忌僞著傳詔服稱勅使城中無敢動
者初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
勢必無成願不以爲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
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
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無忌爲輔
國將軍琅邪內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追桓玄與
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
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
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
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

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以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爲然道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祐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還京都又與毅道規破走玄於崢嶸洲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從子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進攻謙於馬頭攻桓蔚於龍泉皆破之既而爲桓振所敗退還尋陽無忌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尅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頭桓謙請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以無忌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安豐歷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杖五十人入殿未之職遷會稽內史督江東五郡軍事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

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迴山壓卵未足爲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若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鑿宜決破南唐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既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詔曰無忌秉

晉書八十五
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國則契協英謨經綸屯昧則重氛載廓
及敷政方夏寔播風惠妖寇構亂侵擾邦畿投袂致討志清王略
而事出慮外臨危彌厲握節隕難誠貫古賢朕用傷慟于厥懷其
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謚曰忠肅子邕嗣初桓玄剋京邑劉裕東
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勸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
彰恐在遠舉事剋濟爲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
晚也無忌乃還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勳皆以算略攻取爲效而此
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檀憑之

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爲世所稱從兄子
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已所生初爲會稽王驃騎
行參軍轉桓修長流參軍領東莞太守加寧遠將軍與劉裕有州

間之舊又數同東討情好甚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俱以私艱
墨經而赴雖才望居毅之後而官次及威聲過之故裕以爲建武
將軍裕將義舉也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善相者晉
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耳且深
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裕
各領一墜而戰軍敗爲敷軍所害贈冀州刺史義熙初詔曰夫旌
善紀功有國之通典沒而不朽節義之篤行故冀州刺史檀憑之
忠烈果毅亡身爲國旣義敦其情故臨危授命考諸心迹古人無
以遠過近者之贈意猶恨焉可加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旣隕身
王事亦宜追論封賞可封曲阿縣公邑三千戶

魏詠之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

免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名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初爲州主簿嘗見桓玄旣出玄鄙其精神不雋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竟不調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游欸及玄篡位協贊義謀玄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桓歆寇歷陽詠之率衆擊走之義熙初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尋轉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尋卒于官詔

曰魏詠之器宇弘劭識局貞隱同獎之誠寔銘王府敷績之効垂惠在人奄致隕喪惻愴于心可贈太常加散騎常侍其後錄其贊義之功追封江陵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謚曰桓弟順之至琅邪內史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杖正人非常之業莫先奇士當衰晉陵夷之際逆玄僭擅之秋外之桓文內無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冠時才足以經世屬大亨數窮之運乘義熙天啟之資建大功若轉圜剪群兇如拉朽勢傾百辟祿極萬鍾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以成釁造宋而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慟感時人率義而響震勅敵因機効捷處死不懦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贊曰劉生剛復葛侯凶恣患結滿盈禍生疑貳安成英武體茲忠烈捨家殉義亡生存節檀實稜威身隕名飛魏終協契効績揚輝

晉書八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終

藝川屯園章氏圖印

晉書八十六

藝川屯園章氏圖印

列傳第五十六

張軌

軌子實 實弟茂 實子駿 駿子重華 華子耀靈 靈伯父祚 靈弟玄靚 靚叔天錫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溫為太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為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筮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為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充汜

瑗陰澹爲股肱謀主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
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祕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
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
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
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尸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
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
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祭
一作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爲寇軌遣司馬
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
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
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卧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
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

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于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
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
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稚逆命檀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
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軌從焉遣中督護氾瑗率衆二萬討之先遣稚書曰今王綱紛撓
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
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
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遣主簿令
狐亞聘南陽主模模甚悅遣軌以帝所賜劔謂軌曰自隴以西征
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劔矣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
馬魴陰濟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
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苔寇賊消鴟苔翩翩怖殺人帝嘉其忠進

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于時天下旣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詣京師請尚書侍郎曹祛爲西平太守圖爲輔車之勢軌別駕麴晃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白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迂涼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托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趨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

越爲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寔思歛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關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踰折鎮檄排閤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寔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璜遣子坦馳詣京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充國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議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思一作爲劉陶守闕者十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搔動一方尋以子寔爲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

西河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存門戶輔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垣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寔率尹貞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迥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藏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晃距戰于黃阪寔詭道出浩疊戰于破羌軌斬祛及牙門田囂遣治中張閔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噐甲方物歸于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邈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為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為時除難諂佞誤王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傳祇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飢置軌即遣參軍杜敷

獻馬五百匹氍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在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將軍開府辟名儀同三司策為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為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遭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為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欵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實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璠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于臨晉俄而秦王為皇太子遣使拜張軌為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固辭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貫與據險斷使命宋
配討之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爲主執
太守趙彝東應裴苞寔廻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
西大敗之苞奔桑凶塲是歲北宮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
授固辭左司馬竇濤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丘齊望承命所
以明國憲厲殊勲天下崩亂皇輿遷幸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
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群心軌不從初寔平麴儒徙元
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艸令絕其本
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後絕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愍帝
卽位進位司空固讓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弊爲
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
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布旣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

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
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
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尉
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在州十二年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
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
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塋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子
寔爲世子卒年六十諡曰武公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爲郎中永嘉初固辭驍騎
將軍請還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
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
尉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勲西
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方貢遠珍府無虛

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維爾雋
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
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蘭池長
趙奭上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群僚上慶稱德寔曰孤常忿
表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下令國中曰忝紹前
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飢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
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
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
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闕
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興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
無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納群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恒內
斷睚心則群僚畏威而面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

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
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以
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劉曜下詔于寔
曰天步危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
暨舊京群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眇之身託于王公之
上自踐寶位四載于茲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
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
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羌
胡攻沒北地翹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崧
等雖赴國難殿而無効圍塹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爲降虜
仰慙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勲降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
今進君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親賢遠

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以詔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琅邪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遣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齋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勉之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宴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闔宗効死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旣而聞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閔前鋒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

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垂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問達孤耳也復遣南陽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符命勅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乃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閔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焦崧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

告急以金城太守竇濤爲輕車將軍率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閔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忘莫大之恥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錄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勸卽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卽尊位是歲元帝卽位于建鄴改年太興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爲陳安所叛氏羌皆應之保窘迫遂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縣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

安退會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寔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爲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閣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王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在位六年私諡曰昭公元帝賜諡曰元子駿年幼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爲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以父老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旣遇害州人推茂爲大

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閻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內復以兄子駿爲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歲餘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已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寔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明年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鑒于桑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參軍馬吸勸茂親征長史汜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宐以安百姓宐曰汜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且朝廷盱食有年矣今大賊自

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寔繫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銳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尅南安席卷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氏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爲明公率弊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爲平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然後迴滅桑壁珍募發氏羌之衆擊曜走之尅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未幾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伏惟修城築臺蓋是懲既往之事愚以爲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樓適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本

心示怯弱之形垂匡霸之勢遐方異境窺我之齷齪也必有乘人之規嘗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動衆百姓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通遼之世紹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爲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跡屏威行涼州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太寧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自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

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帟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謚曰成茂無子駿嗣位

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宮劉曜又使人拜駿涼州牧涼王時辛晏阻兵於枹罕駿讌群寮于閑豫堂命竇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緩表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爲恥乎駿納之遣參軍王隲聘于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

欲追蹤竇融欵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隲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隲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駿親耕籍田尋承元帝崩問駿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于揖次之嘉泉右長史汜裨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也姑臧謚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鷄尾翹生高舉六翮鳳皇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眾東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劉胤來距屯于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嶺

辛巖曰我握眾數萬藉氏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眾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眾我寡宜以殲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眾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勝追奔濟河攻陷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禦之赦其境內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胤猶守本險阻路遙爲主人甚易

胤若輕騎憑氏羌以距我者則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
寇我未已頃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飢羸內資虛耗豈是殿下子
物之謂邪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
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西域諸國獻汗血馬
火浣布犂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
叛將趙貞爲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
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滅死論群心咸悅駿觀
兵新鄉狩于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
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灾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者
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群僚
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
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

群寮又請駿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
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繼祿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
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
名統況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闕然哉臣竊以爲
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爲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子
重華爲世子先是駿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
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憾於南
氏楊初淳因說曰南氏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
國并勢席卷三秦東請許洛埽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反皇
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
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
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僞許之將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

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爲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鸞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畱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畱且可以卿意觀之鸞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少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耻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

未能雪天人之大恥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駿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旣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屏機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君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於坐擢爲焯煌太守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

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着前部于寘王，並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彊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川，東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游處，不復依四時而居。咸和初，懼爲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南安人二千餘家于姑臧。使聘於李雄，修鄰好。及曜攻枹罕，護軍辛晏告急。駿使韓璞、辛巖率步騎二萬擊之，戰于臨洮。大爲曜軍所敗，璞等退走。追至今居駿

遂失河南之地。初，戊巳校尉趙貞不附。于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澠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畱其使。後懼勒強，遣使稱臣。于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駿境內嘗大飢，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菑，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喪傷皮，未足諭之。駿納之。初，建興中，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旣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爲鄉導。時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西方人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

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爲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齎印板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絕後駿遣參軍麴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茂餘波莫及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卽以臣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旣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嗚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鈇刀有干將

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希告徒文設空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群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况以荆揚慄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勅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爲季龍所獲不達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寓西平相虓等爲縣令永和元年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

而忘歸卽謂此山此山一无下此山二字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
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駿在位二十二年卒
時年四十私諡曰文公穆帝追諡曰忠成公

重華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
以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
涼王赦其境內尊其母嚴氏爲太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
爲王太后居永壽宮輕賦歛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
於石季龍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冲
降于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埽一作歸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恒禦
之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之牧府相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
聞國以兵爲彊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
毅尅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

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一作舊
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一作任非舊將也呂蒙
之進非舊勲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
所能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
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
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
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王擢麻秋等
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
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
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善待之諸
寵貴惡其賢共毀譖之乃出爲酒泉太守季龍又令麻秋進陷大
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宛戍都

尉宋矩宋矩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王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是月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行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衆釁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俄而麻秋進攻枹罕與晉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璩從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電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季龍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

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修張弘辛挹郭普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以狗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漁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

夏重華論功以謝艾爲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伯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又據抱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于曲柳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固諫以爲不可別駕徙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美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爲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烏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虜斯骨真萬餘落破之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萬頭重華自以連破勅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荷當今之任

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機開延英又夙夜乾乾勉於庶政自頃內外翫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卽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已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棊奕之間繾綣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迴惶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弭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答謝然不之改也詔遣侍御史俞歸拜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是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爲苻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使張弘宗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苻健健遣苻碩禦之戰于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悠皆沒重華痛之素服

爲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尅之遣使上疏曰季龍自斃遺燼游魂取亂侮亡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步騎七萬遙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劔慷慨中情蘊結於是康獻皇后詔報遣使進重華爲涼州牧是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爲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且移河右共勸州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

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夷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子失問也曰吾又聞之有殊勲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爲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重華好與群小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寔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勅敵今遺燼尚廣倉帑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昔世祖卽位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圄蓋非明主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將受詔未及而

卒時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私謚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謚曰敬烈子耀靈嗣

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爲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耀靈冲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耀靈爲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害耀靈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張祚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賸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

長等議僭稱帝位立宗廟舞八佾置百官下書曰替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氏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受晉禪天下所知謙冲遜讓四十年于茲矣今中原喪亂華裔無主群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嶽瀆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群議待掃穢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茲更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赦殊死賜鰥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爲武王祖寔爲昭王從祖茂爲成王父駿爲文王弟重華爲明王立妻辛氏爲皇后弟天錫爲長寧王子泰和爲太子庭堅爲建康王耀靈弟玄靚爲涼武侯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災異屢見而祚凶虐愈甚其尚書馬岌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

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効歿者正以先公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通虔任節不貳故也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勲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系大涼義兵所以千里響赴者以陛下爲本朝之故今旣自尊人斯高競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于闕下遣其將和昊率衆伐驪軒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太尉桓溫入關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旣震懼又慮擢反噬卽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擢事覺不尅祚益懼大聚衆聲言東征寔欲西保敦煌會溫還而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擢奔于苻

健其國中五月霜降殺苗稼果寔祚宗人張瓘時鎮枹罕祚惡其疆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鸞託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歿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鎮枹罕爲瓘所殺玲等濟河未於又爲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軍躡之祚衆震懼敦煌人宋混與弟澄等聚衆以應瓘趙長張壽等懼罪入閣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瓘靈庶弟玄靚爲主揣等率衆入殿伐長殺之瓘弟琚及子嵩募數百市人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琚嵩率衆入城祚按劔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戰祚旣失衆心莫有鬪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

道左國內咸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

玄靚字元安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祚二子以張瓘爲衛將軍領兵萬人行大將軍事改易僚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悅之玄靚遣牛霸率衆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衛縑又據郡叛衆潰單騎而還瓘先欲征縑以兄珪在縑中爲疑縑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人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縑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縑將從之瓘遣弟琚領大衆征縑敗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瓘應縑旋謂基曰縑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瓘兄弟彊

盛負其勲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宋混與弟澄共討瓘盡夷其屬玄靚以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假節輔政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卽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剔力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尅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

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寔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歿於是悉誅邕黨玄靚年旣幼冲性又仁弱天錫旣尅邕專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興寧元年駿妻馬氏卒玄靚以其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伏法是歲天錫率衆入禁門潛害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私諡曰冲公孝武帝賜諡曰敬悼公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少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死國人立之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還京都太和初詔以天錫爲大將軍大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絜之行覽蔓艸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羌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背苻堅就李儼天錫自往討之以別駕楊適爲監前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晉興相常據爲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率三萬人次倉松伐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子純求救於苻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天錫乃還立子大懷爲世子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爲松火生泥中而天錫荒于聲色不卹政事初安定梁景敦煌劉肅並

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勲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子以爲巳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故景曰大奕肅曰大誠廢大懷爲高昌公更立嬖子大豫爲世子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懼從弟從事中郎憲切諫不納時苻堅疆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遙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尅六年夏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嘆焉太元元年苻堅遣其將苟萇毛當梁熙姚萇來寇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席劭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畧也衆以仿

爲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章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爲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馬達率萬人逆萇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劭皆戰死司兵趙充哲與萇苦戰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没于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窘逼降于萇等初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卽位凡十三年自軌爲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堅先爲天錫起宅至以爲尚書封歸義侯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爲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其一字多才用其以天錫爲散騎常侍左負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疆兵縱害

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舉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甚甜甘鴨鶉革響乳酷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達乃用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攸窳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卽而方叙世逢多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爲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彥擁之而正世警異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覘泉

知霸者之斯在匪唯地勢抑亦有天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縮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琛寶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効矣祚以卑孽陰傾冢嗣播有茨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諫遇誅夷王鸞以讜言嬰顯戮境內雲擾讐其竊名卒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其衆奉身魏闕齒迹朝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贊曰三象構氛九土瓜分鼎遷江介地絕河濱歸誠晉室美矣張君內撫遺黎外攘逋寇世旣綿遠國亦完富杖順爲基蓋天所祐

書八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終

